



胡通

日記全集

9

1953~1962

K825.6
H859-5
9

ISBN 957-08-2710-6



9 789570 827101

08000



胡適日記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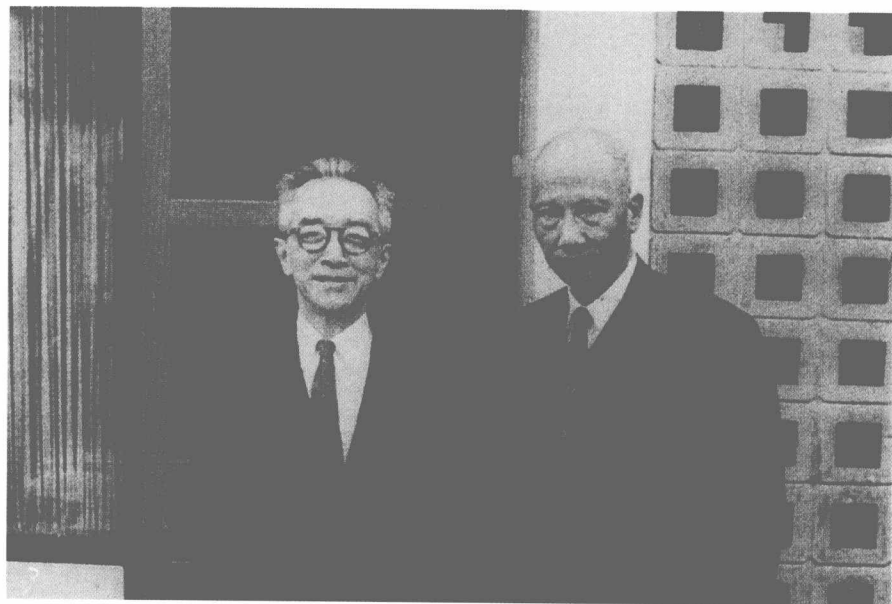
第九冊

(1953-1962)

曹伯言 整理



1962年2月24日逝世前的胡適



胡適與他的秘書胡頌平



胡適在台北南港的故居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

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

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先生，現在在這裏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長適之先生治喪委員會曾立石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胡適墓碑記

目次

一九五三年	1
一九五四年	79
一九五五年	101
一九五六年	163
一九五七年	249
一九五八年	325
一九五九年	381
一九六〇年	561
一九六一年	715
一九六二年	811

一九五三年

1953年1月16日

蔣公約我晚飯，七點見他，八點開飯。談了共兩點鐘，我說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

我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我說，憲法止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

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問我，召開國民大會有什麼事可做？我說：當然是選舉總統與副總統。

他說，這一屆國大可以兩次選總統嗎？我說，當然可以。此屆國大，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總統任期到明年（民國三年）五月二十日為滿任，二月廿日必須選出總統與副總統，故正在此第一屆國大任期之中。

他說，請你早點回來，我是最怕開會的！

這最後一段話頗使我驚異。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

1953年1月17日

昨夜料理行裝，今早繼續理完。

午後一點到飛機場，送行者有百人左右。王亮疇、陳辭修、張道藩、王雪艇、蔣經國，……都來送。

楊秘書日旭竟至大哭。我也很有惜別之感。

我十一月十九到台北，共住了六十日。

兩點起飛。

晚上到東京。董顯光大使來接。接的朋友很多，有張伯謹公使等。

自由人惜與此老離別

胡適去國矣

昨日台北機場充滿離情

頻頻道謝換回千萬珍重

【本報台北十七日專電】胡適博士十七日下午二時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機由台北飛日轉美，在機場送行者一如去歲十一月十九日渠返國抵台時之親切熱烈。渠留台兩個月中，曾遊遍台灣全省，曾發表二十餘次公開演講，曾接見成千成萬的人。十七日午去國時，他向記者表示：「歸國兩月深感祖國各方面均大有進步，前途非常光明，使我非常感動，並且非常興奮。」他又向國人預約：「明年我還要回來，而且以後打算每年回來一

次。」

歡送人員，包括政府各高級首長陳誠、張道藩、王寵惠、王世杰等，在人流激盪中，尚有大學教授、文藝作家、立監委員、國大代表、民青兩黨領袖、皖省旅台耆宿、社會名流、青年學生、新聞記者，以及胡氏之門生故舊，共約七百餘人。胡氏於下午一時即由台大校長錢思亮夫婦陪同抵達民航機場廣大之候機室。著冬大衣，手執呢帽，精神煥發。兩月來之辛勤勞瘁，並未使此年達花甲之學者疲乏憔悴，仍一如抵台時之談笑風生。胡氏告送行者稱：因精神愉快，故不覺得體力之疲勞。胡氏與每一送行人員均親切握手，並分別寒暄，因此在機場一小時中，胡氏目不暇給，且或手不停握，嘴巴不停說話，和藹可親，而不失其莊嚴。為離愁別緒所激動，而仍不形諸顏色。從容含笑，說了千萬聲謝謝，換回千萬聲珍重。

陳誠院長於飛機起飛前三刻鐘趕到機場，與胡氏緊緊握手，甚至飛機凌空後，猶頻頻揚手。張道藩院長與胡拉手，更上下三五次，表示依依惜別之情。登機時在台灣隨胡氏任臨時秘書之楊日旭，佇立扶梯旁，和胡適道別時，竟泣不成聲，更使此送別場面增加益為濃厚的感情氣氛。

胡氏離台當晚即到達東京，預計在日稍作勾留，即轉程回美，賡續其學術研究與著述生涯，且將為祖國之前途盡其國民外交之責任。一般期望胡氏明年返國時，祖

國軍民固盼能顯示以更多更興奮之氣象，亦盼胡氏能帶回更多更興奮之消息。

在台北送胡適

夏簡

有一個播種的，出去播種，播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鳥又來吃盡了；有落在磐石上，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到滋潤；有落在荆棘裡的，荆棘一同生長，把他擠住了；有落在好土裡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路加福音：第八章。

一

一月十七日，台北微雨，松山機場上從早到午，陸續擠滿了一群人，他們是不期而遇的來，送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書生。這個書生，便是為民主自由奮鬥了四十年，到處散播著「自由」種籽的胡適之先生。

送行的場面，沒有樂隊、沒有敬禮、沒有鋪張的場面，有的僅有親切的握手，輕鬆的笑聲，真誠的眼淚和無限依依之情。這種情形，不是一架攝影機和一支禿筆所能描繪它，須要一隻名畫家的筆來描摹當時的神情；或是借一支詩人的筆，來吐出送行者與被送者間的純摯感情，因為這場面太生動，太耐人尋味。

機場上樹起了兩面大紅條幅：「歡送適之先生赴美」的白字，激盪著每一個送行者的心，因為再過五十分、四十分、三十分、十分、五分，這一代學人，便將離開

他的故國，飛向遙遙的遠方。

二

這位兩鬢斑白的老人，在七八百人包圍的人叢中擠來擠去，碰到一個不識姓名的大學生，親密的握手；遇到當政的閣揆，也同樣的親密握手；和教授們做同樣的招呼，遇到錢校長公館守門的工友，也同樣的招呼；那種恢宏的風度，和平易近人的舉止，適足以表現他的光明磊落。

他在機場的人叢中，大約往復的擠了十多次，當他看到掛有大紅條幅的歡迎他的文句時，連連的喊道：真是多餘！真是多餘！傅斯年的太太俞大綵，在機場的一角上偷偷的掏出手絹擦眼淚，陪伴他整整兩個月的秘書楊日旭，在他踏上機梯時，竟泣不成聲。

「啊，兩個月來您跟我太辛苦了，是的，您快結婚了，我告訴他們替我送一份禮物給您。」胡適告訴楊日旭。

「先生，」楊日旭只答出了兩個字，接下去便沒有聲音，而是淚像泉水的湧出來。（註：楊日旭係省教育廳督學，陳雪屏廳長特派赴錢公館，任胡之臨時秘書。）

三

十多名新聞記者，擠在老人的身邊，請他發表返國後的感想。他拱拱手後開始發言了：

「我因為行色匆匆，未能向每一個人辭行，感到十分抱歉。」

「回國兩月，我覺得我的祖國大有進步，前途非常光明；我不僅感到高興，也覺得興奮。大約一年左右，我

還要回來的；以後希望每年能回來一次，但我也希望當我下次回來時，大家能給我不說話的自由，讓我膽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

「好了，讓我借大家的筆，向祖國的友人告別。」

四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蔣經國先生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和適之先生親切的握手。「我代表父親給你送行，」蔣說。「我不敢當，不敢當，謝謝謝謝，」胡答。

經國先生垂手立在胡先生身邊，以父執輩禮敬胡。

「昨晚上在官邸談得很痛快，我看到了你的孩子滿聰明的。」（註：總統於胡氏去國前夕，在官邸與胡長談，並共進晚餐。十七日晨，蔣經國復送鮮魚一尾，為胡氏佐餐。）

一群攝影記者圍了上來，將這一段情趣攝入鏡頭。陳誠院長和張道藩院長，重又擠入人叢中，和胡握手。胡連連的喊道：「兩位院長，不敢當，不敢當。」白了頭的王世杰博士和王寵惠博士，還有民社黨的主席徐傳霖，這三位老人也在人群裡打轉轉。

五

握手再握手，揮帽再揮帽，在一片「為國珍重」聲中，這位「象徵自由」的老人，踏上了那架白色客機，人們戀愛不捨的看著馬達在發動，機輪劃過跑道，飛向遙遙的遠方。

在機場的一角有人默念著：

再見，再見。

在南京的紫金山下，
在北平的御河橋畔。
願明年此日：
我們在祖國的大陸上，
再會到這位老人；
因為你所到的地方，
就放射著「自由」的光芒。

（一月十七日台北）

1953年1月18日

與張伯謹、王信忠去走書店，僅走了「湯島聖堂」（孔廟）的一處，買了一些書。

董大使中午約吃中國飯。

晚上大使爲我約了一大桌客，有日本人。其中有最高法院長田中耕太郎、前田、松方、鹽谷溫諸人。

1953年1月19日

與王信忠走書店，僅到山東一家，買了一些書。

下午東方文化學會等三個團體歡迎的茶會。前田主席，倉石說話，我也說了半點鐘的話，松方翻譯。